

张爱玲笔下的夜色

王江宁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6-0160-03

张爱玲作为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创作的重要女性作家，历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她独到的女性视角和细腻情感使得她的作品拥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张爱玲的文本中存有大量典雅氛围和运用意象叙事传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举措。本文意在通过对张爱玲两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中“夜”的意象的分析，理解作品传递的美学色彩和作者精神意蕴、文章风格。

一、意象与创作者

意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对于意象的选择熔铸了作家情思和创作趣味。将某种具体形象赋予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会达成与读者的共鸣和审美情趣的契合，从而丰富作品层次。

中国人崇尚含蓄蕴藉，对于意象的使用自古以来就颇受偏好。而张爱玲小说中大量使用的意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风格的继承。意象手法的运用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诗歌当中，诗对意象的推崇是因为“言不尽意”逻辑语言不能完美地表达诗人心中之意，只好“立象以尽意”用意象诉诸感性来做另一种表达。意象入诗的目的和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喻示、象征内心。同样，小说中，意象叙事也以让人物和物象高度融合，增强故事的生动性和画面感，表达特定的心理状态使主题更加形象、深刻。运用意象叙事是张爱玲的特长，她通常通过创造意象来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悲剧命运。而承托张爱玲本人对于西方文学的接触，我们同样可以在其中一品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这种融合本身，受制于创作者本人的文化素养和人生经历，而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也成为了打动读者最为核心的一环。

意象的选择和创作者有密切的关联显而易见，而如何选择文本作为作家代表作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文本细读，又需一番考量。张爱玲的小说研究在海内外都是热门，其文本雅俗共赏，同时具备了严肃文学的研究价值和流行文学的大众影响力，作为“民国世界临水照花人”，她的文本往往放置于民国时期那个新旧冲突矛盾而剧烈的年代。《金锁记》和《倾

城之恋》属于是张爱玲文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选取这两个文本具有典型性。探究《金锁记》《倾城之恋》里的意象，有利于对文本价值与情感传递有更深入的了解。

许子东教授评价张爱玲的文本是“她所有的作品，一言以蔽之‘男女战争’。这些爱情小说不是描写什么沙滩、月光、蜡烛、温情、浪漫，而是充满计算、谋划、猜疑、策略、游戏等等。”而这一主题同样贯彻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

《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既极其可怜又极致可恶的女人，曹七巧。她由于家庭出身，被迫嫁给一个残疾人当妻子，觊觎着自己的小舅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现实的无情和对金钱的渴望，激起了曹七巧对钱财的无限占有欲，使她一步步陷入自己打造的黄金锁，也一步步走向心灵的扭曲。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亲手毁掉自己儿女的幸福。文本聚焦在女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上从而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怎样把一个原本有着温情性格的正常女人变成一个阴鸷狠毒的“吃人者”。而如何让读者即充分体悟七巧的可憎和可叹呢？其中的意象呈现功不可没。《金锁记》中有大量暗示着曹七巧精神状态改变的意象暗示，展现她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而《倾城之恋》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上海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由于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孤注一掷，远赴香港，以期获得花花公子的真爱与合法地位。两个各怀鬼胎的人相遇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占了下风，不料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一场战争使得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自古“倾城”指的是美人倾城，但在这本小说当中确实真的“倾城”才成就的爱。但是大团圆的结局，个中心酸谁又能知晓呢？作为一部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倾城之恋》其实也在传递着他的那份哀愁和悲凉。

两篇都有悲剧色彩，对于当时那个时代女性应该何去何从，张爱玲用自己独到的视角给出了答案。老话题新方式。写传统

女性遭受压迫，这样的话题其实并不新颖，早有诸多作家投身于此地，但是张爱玲另辟蹊径，写旧式女性，写的不单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施害者是如何走向扭曲最后加害于人的。写自由恋爱，写的不是玛丽苏情深义重，而是双方的尔虞我诈。

而其中故事氛围的烘托、故事走向的变化和最后的结局导向都与故事中带有悲凉意味的意象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一个意象使得我们可以理解曹七巧最后堕落的原因，明白白流苏的每一个心境选择。

“艺术是情感的转换符号。”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是统一的，审美客体是被审美主体所感受、体验、改造的具有审美属性的客观对象，而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清冷意象正是融入了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包含着深层的审美意蕴。这些主要体现在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而了解文本的悲剧色彩之前，我们也需要先理解创作者本身的生平经历。张爱玲钟情于清冷悲伤意象的创作起点也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在被父亲囚禁的那段日子里，她曾在《私语》中所道：“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起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她也曾在《私语》中写到父亲给她的一巴掌后离家出走，投奔理想化的母亲，却发现离开了物质生活的保障，她的母亲也没那么友好理想“……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艾略特曾经说：“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对创作主体来说，童年经验是其走进文学世界的起点和动力。也许童年带给了许多作家诸多伤感与不快，但作为一种生命个体的缺失性体验却会在他们日后的创作中大放异彩。张爱玲，这位风靡了半个世纪的传奇女作家，正是带着她那童年的梦魇与企求倾诉的热望，以笔为旗，与那个荒谬而苍凉的世界展开挑战。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让她可以创作出诸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和《金锁记》曹七巧这样的母亲形象，她对于封建旧式大家庭的理解又来自于哪里。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轻易地在她的过往中找到答案，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她可以轻易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却缺乏父母亲的关爱。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男人比较“宽容”（或者说是看透了弱点后的宽容），她常常要写一个女主角所爱的男人还有别的女人，与其他五四小说不同，巴金《家》、鲁迅的《伤逝》、钱钟书的《围城》，这些爱情故事都是一对一的，而且比较书生气、理想化。而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则充满了世俗的计算与考量，这与她的童

年经历皆有莫大的联系。而了解了创作者的创作喜好，有助于我们对文本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意象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

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了解了意象在文本中的美学作用、两部作品的简单概要和创作者的简单生平，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意象在文本中的作用——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而具体是怎么写的，就需要进一步的文本细读分析。接下来本文将通过讲述张爱玲作品中的“月亮”“夜晚”“墙”等意象事物，品味其中的深刻意蕴。在清冷、阴森的意象里，交织着人物扭曲变形的性格和梦魇般的命运，蕴含着深层次的审美意蕴。

审美主体除了从自然环境来分析人物的生存环境，还主要侧重于分析人物的社会环境。而意象在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同时，往往也是与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呼应。在障碍的小说中的夜晚，清冷、阴森，是男权中心社会的象征。

白流苏和曹七巧都受限于现实生活的压力，是来自男权社会的残留，他们需要依附于男人生存、获取地位。白流苏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传统观念，她不得不为了所谓的名声而去想方设法或许范柳原的真心。而曹七巧是物欲冲击下的泯灭了人性的病态女性，她扮演的是双重角色，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迫害她的是男权中心的社会，是女性处于男性掌握之下的社会现实。她不相信男人的爱情又掌握不了经济大权，她做了一个心灵扭曲的“守财奴”。而视觉印象既灰暗又朦胧，心理上感觉冷漠而恐怖的缺月正如长安的生存环境，生于一个腐朽的家庭，有了一个内心扭曲的母亲。而被扭曲性格的长安也就是曹七巧异化的牺牲品。

张爱玲的夜色中，首先有月亮。不同于传统观念下美好的月亮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夜色是清冷、阴森的，月亮是模糊的、残缺的。

《金锁记》故事一开头像是一个说书的段子“……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一开头就讲通过以实写虚的方式勾勒出了这么一个月夜。月亮像是泪珠，将原本朦胧的月色以一种更具象的方式写了出来，但却也赋予了一层悲瑟。张爱玲创造意象的方式是特别的，用许子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她是“以实写虚”的。区别于一般惯常的写法，她的写法更加物化苍凉，是一种陌生化的写法。

在《金锁记》里，月光贯穿始终，具有重要的意象作用。

在《金锁记》中描述的月亮是这样的：“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魑魑的只有些矮楼房。”这里的月亮是残缺的，夜色是阴森、诡异的，这犹如曹七巧内心世界的黑暗与畸形。当曹七巧套取儿子与媳妇的秘密时，“隔着玻璃窗望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狰狞的月亮正是曹七巧压迫儿女，变态心理的象征。当长安不得不辍学，用口琴来祭奠自己的青春时，“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韵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模糊的缺月，几点疏星，暗淡的夜色正是长安此时失落、痛苦内心的真实写照。在残月、诡异的夜色下，人物的生存环境清冷而又阴森。张爱玲小说对于环境出神入化的描写体现在方方面面“今晚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漆黑天上的一个白太阳。”好作品，读就对了，有时解释也多余。

而在《倾城之恋》中，夜成了女主人公白流苏的心理活动的反映。当白流苏与范柳原在香港浅水湾的月下，白流苏感到范柳原没有真情，范柳原在深夜从隔壁房间打来电话进行挑逗。这时，流苏“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这月色飘渺、模糊而又忧郁的夜晚正是白流苏焦虑、失落的心理表现。当白流苏再次来到香港，在那个他们有了第一次肉体接触的夜晚，她眼中的月亮又是“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这时的月亮是清冷的，跟白流苏内心的“寒”是合拍的。因为她跟范柳原的爱情是苍白无力的，他们没有付出真心，仅仅是一场游戏。而在最后，“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那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过个十年八年。”夜色又怎会透亮透明？不过是张爱玲将月光聚焦在了这对男女身上罢了。月光在这里没有直接出现，却又幽幽体现。

张爱玲的夜色里，月亮始终存在。它像是剧场里的聚光灯，打在主角的身上，烘托整个故事的氛围；像是一个旁观者，注视着人间悲喜的上演；更像一个讲述者，为这一出剧目添加注释。

夜晚中，除了月光，还有月光下残缺的墙。墙在《金锁记》的出现，象征着曹七巧最后的抵抗和崩溃。在季泽走之后，她意识到自己年少时的幻想彻底没了希望的时候，曹七巧“七巧

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张爱玲笔下的颜色总是那样的细致入微的，而七巧的这一撞，似乎也撞碎了她的一些幻想，虽然她守住了钱财，但是她也牺牲了最后的希望。七巧似乎也就在这不断地撞墙过程渐渐地疯了。从此以后，在每一个午夜梦回，在姜公馆受尽白眼与冷落的她，会有多少不甘，以至于最后选择的是也变成恶魔，向这个向她施暴的世界施以报复。悲哀的是她的世界太小了，小到只有她的亲人们。以至于最后承受她所有恶意的只能是她的子女。而这一抹墙灰蹭在了她的身上，更留在了她的心里。

而“墙”在《倾城之恋》中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作用。第一次是在流苏刚到浅水湾的第一晚，她和范柳原靠在墙上，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不同于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类。墙让范柳原想起了地老天荒，整个文明都炸掉以后还剩下的东西。墙第二次出现是在停战后，二人向城中走去，在似有似无的对话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堵墙，那让人会想到地老天荒的墙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最后一次出现墙是在两人已经开始了劫后的平淡生活的时候，“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

墙每次出现似乎都跟地老天荒相关联，象征着异于人类文明的蛮荒而原始的存在，它不会因战争而消失，也不会因物质、利益而改变，它不同于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类，它是冷而粗糙是死的颜色，因此它才是永恒的。在张爱玲的夜色下，这一幕剧有了月光的聚焦，也有了演出的舞台。

张爱玲运用意象的叙事手法别出心裁地在这些悲剧意象中融入了人物主观感受及对生命的感悟。她的意象选择来源于她对于文字的把控、来源于她对人生的反思，残酷浪漫的文字和经典颓废的画面构成了张爱玲文本的独特张力，而悲凉的意象充满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感叹，表达了女性命运的悲观情绪，将悲剧的美揭示给人看。

缺月依旧高挂夜空，那静谧深邃的夜空，那灰蒙蒙的墙壁寄托这女性的哀愁与悲凉在清冷的意象中升华弥漫了整个世界，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